

浪

跡

續

談

浪跡續談目錄

第一卷

靈巖山館

獅子林

繡谷

鼎園

息園

孫春陽

淮鹽情形

梁封翁

天目山

機神廟

玉皇山

五百羅漢堂

天竺大士下山

表忠觀碑

徐處士

小有天園

雷峯塔

保俶塔

大佛殿

理安寺

秋濤宮

潛園

蘇小小墓

長豐山館

案牘文字

三十五則

戒石碑

第二卷

東甌雜記

首塗雜詩

夏湖舟行詩

過溫州舊事

永嘉聞見錄

溫處道署

溫州郡署

郡署楹聯

東甌王廟

王右軍墨池

二十八井

容成洞

飛霞洞

飛霞洞口題名

戲彩堂

英濟廟楹聯

永嘉忠義節孝祠

浩然樓

池上樓

江心寺門聯

江心寺樓聯

謝公亭

文公祠

卓公祠

雙忠祠

王梅溪逸事

卓忠毅諡

卓忠毅逸事

淫祠

王克

潘樞

文信

東甌學派

四靈詩派

王梅溪前身

溫州舊俗

琵琶記

荆釵記

甌柑

海錯

第三卷

雁蕩

大龍湫

雁蕩亦名雁宕

游雁蕩日記 詩附

第四卷

宮僚雅集杯

小滄浪七友杯

老饕

精饌

東坡肉

食祿

酒名

燒酒

紹興酒

滄酒

浦酒

燕窩

熊掌

豆腐

麪筋

不食物單

第五卷

東甌王始末

王謝優劣

張文忠公

羅山全集

文廟兩遺像

雙忠廟碑

陳忠毅公傳

福貝子事略

張園楹聯

骨牌草

江心寺詩

揖峯亭詩

除夕元旦詩

夢中詩

浮石

右旋螺

天春

颶風

第六卷

戲絲亭聯

看戲

文班武班

生旦淨末

工尺

封神傳

姜太公

甘羅

蘇秦激張儀

貂蟬

周倉

王昭君

祝英臺

單雄信

尉遲恭

李元霸

紅綃紅線

長生殿

雙忠傳

脫靴

卸甲封王

梁顯

山門

陳季常

掃秦

孫白谷

秋香

一捧雪

第七卷

道光年間四太傅

元旦開筆

上大人

千家詩

百家姓

三字經

萬字文

手不釋卷

添注塗改

十六羅漢

四大金剛

韋馱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尼菴

運木井

十二屬

楊公忌

歸忌往亡

賞善罰惡

物故

壁

縉紳

東西

老草

求佛

十二經脉

石門觀瀑

溫州科目

武三元

節儉正直詩

第八卷

懸車

黎明

靈徹詩

通用字

同姓名

自鳴鐘

龍泉窪

入學忌偶年

秀才

東面書正字

署名加制字

不宜備

橫筋

龍生九子

貓衰犬旺

酒色財

標

粥

見怪不怪

三多

致劉督部書

浪跡續談卷一

福州梁章鉅撰

靈巖山館

過蘇州時有客約余游靈巖山館余以前游未暢且欲考
悉其顛末因欣然拏舟前往歷覽久之蓋不過相隔十餘
年而門庭已大非昔比矣按山館卽在靈巖山之陽西施
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間畢秋帆先生所購築營造之工
亭臺之侈凡四五年而始竣計購值及工費不下十萬金
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將扁額懸挂其頭門曰靈巖山館聯
云花草舊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畫障卧游終古

定何年皆先生自書而語意悽惋識者已慮其不能歌哭於斯矣二門扁曰鍾秀靈峯乃阿文成公書聯云蓮嶂千重此日已成雲出岫松風十里他年應待鶴歸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書樓皆長松夾路有一門甚宏敞上題麗燭層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書憶昔游時是處樓上有楠木櫺一具中奉御筆扁額福字及所賜書籍字畫法帖諸件今俱無之樓下刻紀恩詩及謝恩各疏稿凡八百由樓後折而東有九曲廊過廊爲張太夫人祠由祠前上有小亭曰澄懷觀道左有三楹曰畫船雲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卽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游魚

出沒可數中一聯云香水濯雲根竒石慣延採硯客畫廊
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紗人池上有精舍曰硯石山房則劉
文清公書也嘉慶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營兆地例
不入官故此園至今無恙至嘉慶二十一年始爲虞山蔣
相國後人所得而先生自鎮撫陝西河南山東總制兩湖
計二十餘年平泉草木終未一見余前游詩云靈巖亭館
出煙霞占盡中吳景物嘉聞說主人不會到邱山華屋可
勝嗟蓋紀其實也近年輯楹聯叢話前數聯均未及採今
始錄得將補入楹聯三話則此游亦不虛矣

獅子林

客有招余重游獅子林者余笑謝之蓋余於吳郡園林最
嫌獅子林之逼仄殊悶人意故前官蘇藩時亦曾偕友往
游一次而並無片語紀之或謂此園爲倪雲林所築則亦
誤也曾聞之石竹堂前輩云元至正間僧天如惟則延朱
德潤趙善長倪雲林徐幼文共商疊成而雲林爲之圖取
佛書獅子座而名之耳明時尙屬畫禪寺 國初鞠爲民
居荒廢已久乾隆廿七年 南巡莅吳始開闢蔓草築衛
牆垣中有獅子峯含暉峯吐月峯立雪堂卧雲室問梅閣
指柏軒玉鑑池永壺井修竹谷小飛虹大石屋諸勝又有
含抱大松五株故又名五松園則人所鮮知也

繡谷

蘇州閶門內有繡谷園余過吳門時有以繡谷送春圖卷來售者恐是仿本且其值過昂因置之此園嘉慶中爲吾鄉葉曉厓河帥所得後歸余同年謝椒石觀察又後歸王竹嶼都轉葉謝王皆余至好往來最熟今則不知何姓所居矣按此宅在 國初爲蔣氏舊業偶於土中掘得繡谷二大字作八分書遂以名其園園中亭榭無多而位置有法相傳爲王石谷所修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尤西堂朱竹垞張匠門惠天牧徐徵齋蔣仙根諸名流曾於此作送春會王石谷楊子鶴爲之圖時沈歸愚尙書年纔二十七居

末座乾隆二十四年又有作後已卯送春會者則以尙書爲首座矣先是蔣氏將售是宅猶豫未決卜於乩筆判一聯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而不解其義迨歸樊氏而上語應後樊氏轉售於謝氏謝又轉售於王氏而對語亦應一宅之遷流悉有定數亦奇矣哉

瞿園

蘇州之瞿園卽宋氏網師園故址後歸嘉定瞿遠村復增築之園中結構極佳而門外途徑極窄陶文毅公最所不喜其築園之初心卽藉此以避大官之輿從也余在蘇時內曾招潘吾亭陳芝楣吳棣華朱蘭坡卓海帆謝某

石在園中看芍藥其西數十步卽沈歸愚先生舊廬嘗約
同人以詩紀之且擬繪圖以張其事而遷延不果作此數
君子皆老斲輪果皆有詩必可以傳今則如搏沙一散不
可聚矣越十餘年重到爲之慨然

息園

息園卽顧氏依園舊址錢槃溪購而葺之園中有高阜曰
妙嚴臺相傳爲梁時妙嚴公主墓載在蘇州郡志以爲梁
武帝女按梁時公主之見於史書者有玉姚玉婉玉嫫令
嬋含貞又長城吉安皆有封號不知妙嚴主爲何人惟簡
文王皇后生長山公主名妙碧則妙嚴似是簡文所生舊

志以爲武帝女恐未確矣此臺西去數百步今爲蒲林巷巷之西口有石馬一區俗稱石馬鞍頭相傳是公主墓前物再南去爲禪興寺寺中有妙嚴公主像戴毘盧帽兩手合十作跏趺狀旁有宮女十人相傳公主下嫁郡人孫暘暘死梁亦失國陳高祖以前朝公主賜十宮人以優禮之年八十餘而卒嘉慶中此地濬池得宋時古碣是四至界牌則當時尙有防護也

孫春陽

京中人講求飲饌無不推蘇州孫春陽店之小菜爲精品以因余官吳門久欲知其詳者余以所聞告之曰孫春陽

係前明人祖居甯波萬厝中應童子試不售遂棄舉子業
爲貿遷之術始來吳門開一小舖在今吳趨坊北口其地
爲唐六如讀書處有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實舊
物也舖中形製學州縣衙署分爲六房曰南貨房曰北貨
房曰海貨房曰醃臘房曰蜜餞房曰蠟燭房售者由外櫃
給錢取一小票自往各房領貨而管總者掌其綱一日一
小結一月一總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今已二百四十餘
年子孫尙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門五方雜處爲東南
一大都會羣貨萃集何啻數萬戶而惟孫春陽舖爲前明
舊家著聞海內舖中之物歲入貢單其店規之嚴選製

之精合郡所未有也 國初趙吉士載入寄園書中余澹
心板橋雜記亦錄之近時袁簡齋隨園食單亦有其名但
皆未詳其顛末耳

淮鹽情形

余至蘇州同人多欲聞淮鹺情狀蘇州向食浙鹽於兩淮
鹽務兩不關涉以余住邗江久宜得其詳故多絮談及之
不料余亦門外漢也或問何爲驗貲余曰此特票鹽局
員所設之巧法耳淮北票鹽之政已行之十餘年據言淮
北額例行鹽三百一萬五千餘引者今行銷至六百十萬
六千餘引是溢於額銷一倍也奏銷正雜諸款徵銀三百

餘萬兩者今徵至一千一百十二萬兩有奇是益於課額
又再倍也且淮南商人認辦淮北江運八岸引鹽原額八
萬一千六百二十引自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合應銷
鹽一百六萬一千餘引今止請運四十一萬九千餘引其
虛懸之課厯係以票鹽之溢課撥補並每年以票鹽盈餘
協貼淮南銀四十餘萬兩又代納淮南懸課銀三十餘萬
兩是票鹽之功不特再造淮北抑且普及淮南也所慮者
設局收稅有挾多爭先之虞掣籤挂號又有無貨空號之
弊自十八年始定爲驗貲之法令各票販將鹽價成本若
于引先行呈驗統交分司收存其有貲浮於鹽者將銀登

時發還將鹽均攤折扣每年四十六萬引一齊開局而請
託爭競截然不行矣惟是近年驗貲必於歲暮集舊城前
鹺政署內以數間之廢廨聚億爲之巨貲數日間民間白
錫爲之一空士民嘖有繁言儀徵師相每至夜不能寐和
余喜雪詩有漫藏誨盜之語誠可寒心去冬余在揚州度
歲日擊驗貲之舉亦煩切杞人之憂聞江浙之以貲至者
竟有千餘萬之多乃知東南財力尙裕將可憂者又轉爲
可喜故余喜雪疊韻詩云朱提甫散祥雲至且喜財源萬
里寬誠有慨乎其言之也 又問近聞揚州商人有欲撼
勦票鹽局者其說云何余於鹺政未嘗涉手而道聽塗說

亦復時爲講求曩嘗私錄爲書今則參以近時聞見頗能
言其梗概竊謂兩淮鹽務南北雖同一課運而輕重懸殊
南鹽原額一百三十餘萬引正雜捐帶共課五百餘萬兩
北鹽原額二十八萬餘引正課三千餘兩其行銷之地南
北犬牙相錯南鹽課賦重於北鹽九倍場鹽運脚經費亦
數倍於北鹽故口岸售價貴於北鹽而小民趨賤避貴越
境侵佔最爲便捷此北鹽銷運愈暢南鹽銷運愈絀之所
由來也然多銷十萬引北鹽祇多十餘萬兩之課多銷十
萬引南鹽卽多五十萬兩之課此則必急求南銷暢旺方
於國課有裨也審矣查兩湖口岸雖有川粵路三省鄰

私侵灌而向來銷數每年按額總有九成極滯亦有八成
自有北票以來則年減一年上年實銷不過六成以外蓋
因向自鄰私川有宜昌門戶潞有襄陽隘口粵有衡永辰
常要道一經嚴查堵緝則淮鹽銷數卽旺今北票之侵越
者河南光固於湖北黃州府屬陸路毘連又信陽州於湖
北水路相通並無隘卡門戶可堵故北票越佔愈多南綱
銷數愈絀徒致庫少維欸商賠正項已運之鹽堆積兩歲
未辦之引請運不前舍其重而就其輕此鄰私之病在皮
毛北鹽之病在心腹也皮毛之病易救心腹之病難醫若
不及早變通必致南鹽一敗塗地專司北鹽者可以置身

事外統轄兩淮者未免措置爲難况北鹽專以驗貨爲巧法而現當銀源艱滯之時每屆冬底農之完糧須銀商之納稅須銀漕務之兌運須銀河工之購料須銀公私之需銀方殷而徒因驗貨之故不論遠近俱因此而屯聚千萬銀兩更使銀路不通其實不過收票稅數十萬兩遂使國計民生處處窒礙錢價日減盜賊繁興此病之尤甚者也議者謂南綱折減以來亦復銷運兩滯仍有懸引七萬餘引雖予以緩納提售設法已盡而口岸半爲北鹽蔓佔徒多塵積且緩納有關庫貯提售有礙輪銷仍於南綱課運不利今權擬一南北通籌輕重兼顧之法莫若於七萬

江陰縣志卷一
餘懸引外再於派運數內按成酌提七萬餘引共成十五萬引以北票四十六萬引核成搭配凡辦北票三千餘引者配辦南鹽一千引如辦此項提配數內南鹽一千引者配辦北票三千餘引南則無須緩納提售於庫貯轉輸得益北則免其驗貲出利於北票成本有裨北課全而南課亦全南課清而北課亦清庫欸漸裕而南鹽銷數亦可保守此法似可試行一二年俟有成效再爲定例云云余局外人也未敢斷其是非姑論列之以俟當局之採擇焉

梁封翁

余在杭州偶與山舟先生之後人同席今忘其名蓋矐北

先生之從子某也席中盛談其家世謂文莊公詩正之封
翁少時詣一相士問曰可得一第乎荅曰不僅是可更向
上曰得翰林乎曰可更向上曰然則京堂以上乎荅如前
曰然則作相乎曰眞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辦耳
後以明經學博老而以文莊貴封大學士時席間有不甚
信其事者余曰此已載茶餘客話可勿疑也或曰果有此
事則古今天下應無兩矣余曰今天下實無第二人而古
人事恰有似此者唐李固幽閉鼓吹載苗晉卿落第遇一
老父能知未來事問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
事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然愛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

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曰真者
卽不得假者卽得苗以爲怪誕後果爲將相及德宗升遐
苗以冢宰居攝三日古今事之相類有如此者

天目山

杭州權使明惇甫福精堪輿之學余於丙午春暮至杭州
值君將成代去而城中同官留其相度形勢因遷延數日
方得與余把晤憶惇甫權計關時值余爲蘇撫時吳中被
水關稅絀甚惇甫不勝焦急余蒞任之次日卽爲奏免外
來米稅而關政頓紓惇甫甚德余因訂爲莫逆交而余旋
以病告歸此次得再晤於杭州實出意外惇甫喜與余談

浙中山水起伏向背之形勢余告以來龍係天目山惇甫
知之而無由履其地因問君何所知之余告以乾隆末我
已登天目山巔彼時匆匆一上不暇暢覽迄今踰五十年
則盡忘之矣然不可謂非平生一壯游也乾隆乙卯余以
公車過浙時亡友曾禹門奮春卽少坡太史之嗣父方宰臨安畱余署
中兩月值天大旱牲璧四出不應縣民因請官步禱天目
山謂此事數十年不舉如果虔誠齋禱斷無不靈禹門從
之而拉余同往余正有浪游之興先一日余亦齋食甫交
四鼓卽坐竹兜隨禹門出城西行三十餘里天已大明邑
民請官步禱余亦隨之禹門手柱香前行悉撤傘蓋不用

左右有五六人推挽之余亦有四人相掖又十餘里至山頂大寺忘其名禹門跪拜默祝禮竣寺僧供素飯畢卽下山余稍徙倚寺門一老僧語余曰此山高三千九百丈道書所稱三十四洞天此間卽天自最高處昔人所謂北望震澤南臨嚴灘東瞰錢塘西眺宣歙千餘里間可指顧得也余方欲與之細談而從者以山下已起黑雲促卽下山甫及前降輿處遂大雨如注歡聲若雷蓋是日同上山者不下千餘人同聲齊呼曾青天余亦爲之神旺忘卻登陟之勞泥淖之險下山勢易日晡甫偏西而已入城矣是日先以步行赤日中歸途又坐小肩輿衝雨而行忽熱忽涼

翼日而謁作直至歸福州後始漸痊可故無暇以一文一詩紀之因惇甫之詢聊短述如此

機神廟

恭兒觀政浙中甫到數日卽奉憲委詣機神廟行香間以機神儀狀但稱日本短視無由瞻仰神像惟照贊禮生所唱行三跪九叩首禮而已因繙杭州府志云機神廟在城東北隅褚河南裔孫諱載者得機杼之巧於廣陵而歸教其里中於是杭之機杼甲於天下宋至道元年始於杭置織務至今勿改卽今派部郎管浙江織造杭人立祠祀之又推原其始爲機杼者復立機神廟神之緣起引淮南子高

注以爲黃帝之臣伯余也又讀錢梅溪履園雜記云機杼之盛莫過於蘇杭皆有機神廟蘇州之機神奉張平子不知其由廟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機神奉褚河南廟在張御史巷相傳河南子某者遷居錢唐始教民織染至今父子並祀奉爲機神並有褚姓者爲奉祀生卽居廟右然則合二書觀之其爲褚河南父子信矣卽以爲伯余亦係黃帝之臣子又何以用三跪九叩之隆儀乎按唐書百官志七月初七日織染署祭杼想是以織女星爲機神然星辰係中祀卽織女星亦不應三跪九叩也杭州拜廟儀節多不可解卽如火帝廟他省皆三跪九叩首而杭州獨用二

跪六叩首夫火帝卽祝融旣尊之爲帝能無用帝者之儀乎

玉皇山

祭機神廟之後一月又奉委到玉皇山行香恭兒不知玉皇山原委請余考之余謂玉皇山卽是育王山 大清一統志言育王山卽龍山峯之最高者有登雲臺乃錢氏郊天之所宋園丘亦在焉俗稱鍋子山壁立尖聳特異諸山其前有龜山亦宋郊壇也嶺有玉皇廟故稱玉皇山亦曰育王山杭州府志云龍山者錢氏郊天之所釋老之談或云阿育王或云玉皇皆祀天遺意也今廟外設七星缸滿

貯水其中蓋地據一城最高處以水制火亦厭勝之義耳

五百羅漢堂

杭州城內外梵宇以百數惟西湖之淨慈靈隱兩寺有五百羅漢堂金姿寶相奕奕欲生環楹回旋狀如田字故俗亦呼爲田字殿聞其像皆出一僧手塑而殊容異態無一雷同記得劉一清錢唐遺事云淨慈羅漢堂內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幕之偃蹇便腹觀人而笑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今無此龕則閱時又各有與替矣世傳羅漢皆海賊現身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殊未核也按涅槃經義言有五百商人採寶出海值盜

攘去并剋其目商日夜號痛欲向無所或告之曰靈鷲佛
氏能救汝若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舍至大林精
舍佛氏爲說法各證阿羅漢果大論言阿羅名賊漢名破
一切煩惱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又一說云阿名
不羅漢名生後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或云阿羅或云
應真則皆無生之義也凡婦女之游寺者必入此堂四相
傳有數羅漢之說就所到處指定一尊按本身年紀數至
某尊視其標題之佛號以爲終身之斷然佛號義多奧難
每不可以理會故有驗有不驗余初出山時亦曾到淨慈
默數一過遇如意難尊者像其義卽不可解然今回憶中

外揚歷數十年一路坦途不能不謂之如意而所歷宦境亦不可謂之不雜斷章取義似亦可通去年重游又默數一過遇增福壽尊者像則恰合大海收帆境象矣

天竺大士下山

杭州祈雨以迎請天竺觀音大士下山爲極致相傳入城時雖極晴明之天亦必有片雲相護三日內無不渥沛甘霖者祈晴亦然聞歷年以來亦有竟不應者而民望已塞輿情亦平當官者惟有自咎禮意未虔復送上山以待數日後重請若此典稍缺卽難免謗議繁興雖以吾師儀徵之有德於杭而舉行稍緩竟大不協輿情甚至有不

遑之徒將條香雜投輿中焚及襟袖之事甚矣杭人之信
佛也嘗與羅鏡泉學博談及此事不知起於何時鏡泉爲
檢西湖游覽志一條相示中載宋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
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譽
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燬旱欲蘇烹宏羊於未
雨之句時趙溫叔爲相孝宗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
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
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卻下山溫叔聞
之遂乞免云云則此事自南宋已然矣吾鄉福州亦有請
鼓山湧泉寺密變觀音下山求雨者憶余里居時值夏旱

藩臬兩司糧鹽兩道會謁督部程公梓庭言今夜三更將
會同出城上鼓山迎大士入城求雨公問鼓山距城若干
里對曰來往六十里公微笑面天曰大士在西天不在鼓
山君等自爲之不必關我也及次日入城安設神位於九
仙山之大士殿司道復詣署請公上山拈香公又面天曰
今日眼見得是無雨了若明日依舊如此將若之何我不
能僕僕上山君等自爲之可也是晚大雨滂沱連宵達旦
次晨司道等又詣署請拈香公問今日山中作何狀僉曰
今日合衆誦經一日明日即可送上山公曰明日我要獨
詣誦經一日後日再送可也衆喜諾而出公亦出上山拈

香盡禮程公亦遠不信佛者蓋至此而不能不迴心皈向矣聞余同年李芝齡視浙學時每不樂與斯會嘗語陳望坡撫部曰西湖之有大士猶城中之將軍學政等官也地方有公事不求本州縣及院司道府等而但向將軍學政等衙門曉竇有是理乎撫部笑曰君言固是然使君爲杭州人恐亦不作是語也芝齡亦一笑而罷

表忠觀碑

錢梅溪曰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有四一刻有趙清獻官階九十餘字卽宣和書譜所稱有張有篆額者今不存矣一刻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曾孫婿左朝散

大夫權書工部侍郎楊傑重刊一刻行書本字如大指今
在杭州府學惟二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三十九年杭
州府知府陳柯重摹今立在湧金門外重建表忠觀 御
書堂前右廡兩面刻者是也其紹興間所刻者本在龍山
表忠觀舊址宋末兵興遂露立於草莽中至明正德十二
年巡按御史宋廷佐始將此碑移入郡庠後復遺失 本
朝乾隆四年府學教授余懋棟忽於齋旁隙地得二石又
缺其下半截因置名宦祠至五十九年余監修表忠觀落
成始請於當事諸公從郡庠名宦祠移至觀中立於 御
書堂之左廡而以三石柱副之於時翁覃園學梁山舟

侍講阮雲臺中丞各有詩文紀之俱刻於三石柱之側遂成藝林佳話云按此述表忠觀碑之源流無有簡而該似此者暇日余與固蓮溪將軍趙蓉舫學使在觀中摩撫舊碑商量揭紙蓮溪囑余考其事既歸乃錄以遺之

徐處士

宋史隱逸傳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絕進取意慶歷初與郭京俱召見命爲大理評事固辭乃賜號冲晦處士後居杭州十數年卒比總文輟云錢唐兩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冲晦居萬松嶺兩處士之廬夾湖相望予嘗館於冲晦之

孫忉處卽冲晦之故廬冲晦以數學顯時士大夫皆宗之
嘗謂孫忉曰子孫世世不得離錢唐以錢唐永無兵燹也
按蒲宗孟題徐冲晦高士舊隱詩云冲晦先生不肯官布
衣謁帝布衣還尙嫌姓氏騰人口惟恐文章落世間大隱
不妨居市井高吟何處問家山平生寄意江湖上雲自無
心水自閒今孤山遺蹟婦孺皆知而萬松嶺之舊廬屢訪
之不得其處所願與吾閩人士之官斯土者商之 又聞
靈石山栖眞院側有浦城章師公德象墓又梅花嶺下沙
壩有剛中墓皆吾鄉名賢舊蹟也惜無齊
民之具一一訪之陳寺丞在建炎中主議恢復忤秦檜遂

與張九成等七人同謫差知虔州安遠縣有同日七人俱去國何時萬里許還家之句未知已入全閩詩話否

小有天園

小有天園爲南屏正面舊名壑菴郡人汪之萼別業石皆瘦削玲瓏一似洗剔而出者晁無咎詩所謂洗土開南屏皆是矣自乾隆十六年

聖駕臨幸始御題爲小有天園其最著者爲琴臺米海嶽磨厓楷書琴臺二字大徑三尺聞其上有蘇才翁蔡君謨題字數處則剝蝕但存髣髴而已又有磨厓隸書家人卦樂記中庸共三十四行字徑八寸末題右司馬溫公五字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梁錄皆謂是溫公手筆獨周密謂是唐人遺跡後人於右勒刊溫公款朱竹垞先生謂此皆非是攷宋鑑稱紹興八年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甚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是修身齊家之道不特玩之而已今磨厓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請刊於石者卦旁又有篆書三生石三字其右又有叱石崩雲四字仙人洞又有磨厓艮卦及損益二卦並隸書字徑六寸則皆不知何人所書矣此余五十年前親到園中所目擊手捫者此後卽無由再得其地嘉慶中重游南屏尙聞汪氏要出售此園後

亦不知果易主否亦不知何時廢爲平地竊謂南北山亭館之美古蹟之多無有出此園之右者乃轉眼卽鞠爲茂草今且淪於無何有之鄉幸余猶及見之且能言之中年以後所週知好則皆未曾涉此園者亦無從與之銑舌矣山靈有知能無與余同此浩歎哉

雷峯塔

臨安志云雷峯爲郡人雷氏居之故名此附會之說也毛西河詩話云回峯以山勢回抱得名俗作雷峯以回雷聲近致誤宋有道士徐立之築室塔旁世稱回峯先生此明可驗者按李衛西湖志云六書正譌雷古作回小篆加雨

以別之據此今回轉之回卽古霄字故回峯亦作霄峯臨
安志竟作雷峯且云雷姓所居其說固未合但毛奇齡以
爲回雷聲近致誤則亦未明古字通用之義也至峯之有
塔建自吳越王妃黃氏亦名黃妃塔或以語音致訛呼爲
黃皮塔始以千尺十三層爲率以財力未充姑建七級後
復以風水家言止存五級塔內以石刻華嚴經圍砌八面
歲久沈土明人有掘得者小楷絕類歐陽率更書又塔下
有金銅羅漢像一十六尊各長數丈尋則吳越時僧道潛
請移供淨慈寺內卽今五百羅漢堂之緣起也俗傳西湖
有白蛇青蛇兩妖鎮壓塔下前明嘉靖時塔有黑煙搏羊

角而起喧傳兩妖吐毒欲出迫視之則聚竈耳塔舊有重簷飛棟牕戶洞達後燬於火惟孤標巋然獨存陳仁錫評爲老蒼突兀如神人指笏李流芳則曰此古醉翁也均足供詩料矣

保叔塔

西湖之寶石山巍石如旣卽隋書地理志之石旣山也寶叔塔在其巔吳越時初建凡九級宋咸平間僧永保重修減去二級以後屢燬屢建皆至七級而止杭州舊志云永保有戒行人稱之爲師叔因亦呼塔曰保叔湧幢小品云錢王宏俶入覲畱京師百姓思望乃築塔名保叔然以土

民直呼君長之名似於情事不近霏雪錄云原名寶所俗訛保叔保所之義亦不可解惟毛西河詩話云保叔者寶石之訛蓋以山得名者近之明人聞起祥云湖上兩浮屠寶石如美人雷峯如老衲卽指寶叔塔也

大佛殿

寶石山之麓有秦皇纜船石相傳秦始皇東游泛海艤舟於此謂西湖舊通江海故可艤舟語殊荒誕宋僧思淨就石鐫佛故亦名石佛山構殿覆之後燬於火明永樂間重建額曰大佛禪寺佛祇半身而大已塞殿余數過西湖聞人言而偉之今秋始獲瞻仰憶十餘年前過邠州大佛寺

觀射遲鄂公就山石所鑿大佛則十倍於此曾有詩紀之
云古邪石佛鎮崇嶢鄂國英姿信手劖要與大千增岸異
普教丈六讓莊嚴地當履跡遺墟壯景稱凌煙傑閣缺卻
億真興坡老句古人作事信非凡同一大佛寺而欲移彼
詩以就此題乃一字不可假借亦可笑也

理安寺

余來往杭州必過西湖熟聞理安之勝而未得一步足爲
恨丁未秋始與固蓮溪將軍趙蓉舫學使因看桂花由滿
覺隴楊梅鴈肩輿直達理安一路皆深林茂竹又值積雨
之後從流水聲中延緣而上尤爲勝絕昔人詩所謂湖山

淺而媚此地獨深幽者也寺在理安山之麓明僧契靈卓錫於此得古法雨泉遂以法雨自號縛茅孤樓有虎穴感之他徙郡士多爲詩揚之泉在寺左法雨巖下自石脉中滴漚下溜灑空成雨蓋數百年不斷於茲矣寺之最後最高處爲松顛閣有董文敏書扁地據全寺之勝憶閱西湖游覽志言此閣之後更有符夢閣契靈嘗夢一僧云此處雖佳更有佳處引至其地顧而樂之遲明緣蘿而上宛符夢境因鑿壑開基焉今寺僧不能言其事或徑路艱阻懶於導游歟余在京師時熟聞人言覺羅桂文敏公及歙縣曹文正師俱係理安僧度世今松顛閣柱有文敏弟杏農

觀祭桂 一聯跋語甚悉故余詩末聯云果否真靈關位
業清涼亭下一盱衡卽紀其事也

秋濤宮

余屢泊舟錢唐江邊或六和塔下榜人輒有避潮之事每
潮至時試向船頭探望則一線銀濤截江而過舟中卽震
撼不安或來在夜間則合江喧騰人聲船聲鼎沸推牕竊
視惟見一片茫茫不兩時許已達富陽城下然此皆值小
潮時也憶嘉慶己未正月初三曾局輿走武林城中於橋
上望見城外大江中如十萬玉龍排湧而過爲之目駭神
馳間嘗爲杭人述之據云此數十年前事近來潮小雖以

大潮期內亦不能有此奇觀余問潮小之故則曰此自關地脉之衰旺從前杭州有火燒雷峯塔沙壅錢唐江之諺今皆應之殆非偶然也今年寓居城西三橋陞八月初三日同人邀上吳山爲觀潮之會初飲於延慶山房旋至城隍廟門外候潮值潮遲來而客早散未暢所欲觀而去滿擬於十八日直赴江岸一觀僉曰觀潮之地以秋濤官爲最勝惟其日爲潮神生日城中各官必來致祭上下人多未免喧擠不如前一日往觀亦在大潮期內也遂定於十七日挈恭兒敬兒婉蕙子婦儔年八孫於午後往秋濤官前樓坐待移時而對江極遠處忽起紅白數道白卽潮痕

紅是爲斜陽所襯瞬息間變爲銀山萬道雜遝而至倏在
眼底樓前欄檻俱若有動搖之形樓上人無不失色者時
江中有弄潮十餘船忽出忽沒尤堪震駭未幾而岸上崩
頽水變黃色而潮已過矣此潮直趨此地而此樓適壓其
衝若稍高一二尺鮮不爲潮所打者聞極大之潮亦不過
至樓下短牆而止從無踰牆而入者殆有神道主持其間
而當時擇地構造之工不可謂非神之默相也余有詩紀
之云候潮門外候潮來臨水竒觀第一回萬頃雲濤馳陣
馬滿江冰雪雜晴雷居高但說憑軒穩狎視終非作揖才
謂江中弄潮各小舟東望茫茫龜豬畔更堪妖蜃起樓臺近說秋濤

欠大來錢唐岸上幾低回誰知潑眼仍如雪何處聞聲不
似雷近年浙潮不望而
此次卻大如往時往復自應隨地轉變調端望出羣
才歸心正擬乘潮發直濟桐江上釣臺

潛園

武林城中潛園之名頗著其地在下段最遠屠琴陽太守
倬得餘姚楊孝廉別業而增築之園中湖石最多清池中
立一峯尤靈峭郭頻伽名之曰鷺君道光間此園歸范吾
山觀察玉璫今年秋始自邗江挈眷來居與余有導游西
湖之約值余以就養東甌別去猶殷殷以來春爲期也吾
山口不言詩而詩甚清麗嘗有賦鷺君詩一首云牕前有

石何亭亭頻伽銘之曰鸞君當時得者潛匿叟太息主客
傷人琴此石之高高丈五四面玲瓏洞藏府峭然獨立波
中央但見羣峯皆首俯瘦骨峻嶒莫傲人羽毛爲累失秋
林何日出山飛到此不辭萬里同歸雲石乎石乎既不油
然出雲沛霖雨空老荒山吾與汝安心且作信天翁莫羨
窮鴉銜腐鼠吾山有修防之功而懷才被斥此詩殆借物
以抒興也

蘇小小墓

特鑑堂將軍於西湖修治蘇小小墓建亭其前題曰慕才
好事者競歌詠之而於蘇小小之人實未深考也按蘇小

小有二一爲南齊人見何遜春渚紀聞南齊名倡也墓在錢唐縣廨舍後考舊縣治在錢唐門邊距西泠橋不遠似卽今之蘇小小墓一爲宋人見卽仁寶七修類稿云蘇小小錢唐名倡也容俊麗工詩詞姝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欵洽二年趙益貧盼奴周之使篤於業遂棲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趙赴官三載卒有祿俸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唐有宗人爲杭倅託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前沒矣小小亦爲於潛官絹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詰之曰於潛官絹汝

誘商人百疋何以償之小小曰此亡婦盼奴事乞賜周旋
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
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盼
奴周給之後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趙
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餘物一罌外有伊弟院判
寄汝一緘乃拆書惟一詩云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
只好書試問錢唐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
令和之和云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
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雙乃盡以所寄付之力主小
小歸院判偕老焉此則宋之蘇小小也元人張光弼詩云

香骨沈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煙好花好月年年在潮
落潮生最可憐注墳在嘉興縣前朱竹垞先生遂據此力
辨蘇小小墓在秀州而以錢唐之墓爲附會蓋尙不知錢
唐名倡原有兩蘇小小杭嘉之墓不妨各得其一也

長豐山館

長豐山館在湧金門外湖邊郡人朱彥甫中翰得王氏別
業而擴充之蓋其先世居休甯之長豐里故卽以名其園
以示無忘故土其實遠近游客但呼之爲朱莊園中亭沼
鮮明花竹秀野有拳雲樓尤佳南北高峰六橋煙柳皆在
眼底實游湖者第一好座落也余於去夏爲特鑑堂將軍

招同楊飛泉太守

鶴書

甘小蒼邑侯

鴻

暨三兒

恭辰

飲於

朱莊之水木明瑟軒中紀以詩云郊垞小队碧波灣畫裡

樓臺一再攀

三日前到此

邂逅客星依上將招邀循吏話鄉閭

將軍本吾閩駐防楊與甘亦皆閩人

雄談不覺花皆舞縱飲渾忘鬢已斑漫

說鏡中緣偶聚天教此會重湖山家楚香中丞極賞此作

而尤以結語爲壯麗稱題今年長寢雨後趙蓉舫學使招

同固蓮溪將軍蔣譽侯司業

元溥

馮和亭編修

培元

泛舟

湖上作竟日之游午後飲於朱莊余亦有詩紀之云鏡中

一櫂泛初陽收盡山光與水光難得五君閑裏集來同六

月雨餘涼靈峰突死增心賞

靈峰寺觀寺僧所藏書畫

古洞陰森新坐

忘

紫雲洞極深肅人其中不知是暑月是日游女如雲故不能駐足卽去

長日浪游不知倦

更尋明瑟好湖莊上將星明對斗魁雙雙仙客引蓬萊仗君邂逅成高會愧我追隨是散材肯以佳游付萍水須知古誼重岑苔名流勝踐齊珍重但爲催詩首重回按前後三詩同人皆有和韻而蓉舫句云元戎小队原儒雅仙侶同舟並軼材隱括將軍司業編修三公舉重若輕羣推妙手蓮溪句云興至偶然詩脫稿時平一任劍生苔押苔韻新穎而自然且妙是本色語此皆可入西湖詩話者也

案牘文字

恭兒初登仕版於案牘文字未諳處間以質余而余則早

如退院僧不能隨叩而應行篋無書卽有書亦懶於尋檢
惟隨所問就所知而條答之其問所不及者姑舍是知而
不能宣之於筆者亦不及詳也姑附於叢談之後云爾

功令

史記儒林傳云余讀功令至廣厲學官之路謂學者課功
著之於令也今人率用此二字以爲公家之令則不知起
於何時

令甲

戴埴鼠璞云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漢宣帝詔令甲死
者不可復生江充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沒入車

馬章帝詔令丙筆長短有數當時各有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人以法律爲令甲非也按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云令甲稱其忠如淳漢書注云令有先後故曰令甲令乙令丙此卽戴說所本然宋史楊時傳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則已如今人之稱令甲矣

公文

三國志趙儼傳公文下郡北史蘇綽傳所行公文綽皆爲之候式今人上行下行之件亦同此稱

文書

漢書刑法志云文書盈几閣中論譴交篇云文書委於官

曹世說政事門云何驃騎看文書謂王劉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按今之文書古亦謂之官書周禮小宰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注云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

照得

朱子文集云公移卷中每用照對二字如照對禮經凡爲人子不畜私財又云照對本軍去年交納人戶云多不勝舉間用照得者惟約束侵占場及別集委官收糴革米船隱贖之條而已所云照對蓋卽契勘之義照得則照對得之省文也按今公移皆用照得蓋自宋已然而無有用照

對者

須至

朱子文集云公移榜帖末多用須至字如云須至曉示者須至曉諭約束者看定文案申狀亦云須至供申者翟晴江曰今公文中以此爲定式問其義則無能言之者據歐陽公集相度銅利牒云無至誤事者五保牒云無至張皇鹵莽者亦俱用之篇末大抵戒之曰無至勸之曰須至其辭僅反正之間耳

伏惟

林之奇尚書解云如今人言卽曰伏惟尊候之類使古人

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按漢樂府焦仲卿妻詩伏惟敢
阿母北海相景君碑伏惟明府受質自天則漢以來即用
之矣

施行

能改齋漫錄云今朝廷行移下州縣必云主者施行本後
漢黃瓊傳語也史記蕭相國世家便宜施行漢書京房傳
考功事得施行今皆用之

甘結

續通鑑宋甯宗時禁僞學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
牘前具甘結申說並非僞學之人云云甘結二字似始見

此

遵依

今之遵依卽古之服辨也元典章凡府司官對衆審訖必取服辨文狀按今律仍有獄囚取服辨條注服者心服辨者分辨近易其名曰遵依則有服而無辨矣

移

漢書公孫宏傳移病免歸注云移書言病也後漢書光武紀置僚屬作文移注引東觀漢記云文書移與屬縣也文心雕龍云劉歆之移太常文移之首也

關

文心雕龍云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宜詳宋書禮志載文移格式有某曹關某事云卽今所仿行也

准

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勅牒準字去十爲准或謂本朝因寇準爲相而改之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因避準而爲准其實不然余見唐詔已作准又收五代堂判亦然頃在樞密院令吏輩旣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據此則南宋時已通行作準而今仍作准又不知起於何時也

仰

今官文書自上行下平用仰字或謂前明往往以台輔重臣謫居末秩上官不敢輕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不知此字由來甚古君之於臣亦有用此者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二王三恪是非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藥等物與希夷仰所屬守令以安車軟輪迎先生則不始於前明矣賈昌朝有字音清濁辨云仰上聲下瞻上也又去聲上委下也則不知所據何書

白

後漢書鍾皓傳鍾瑾常以李膺言白皓按今人謂陳述事

義於上曰白是也

真

今人由下陳請於上之語率用稟字翟晴江謂稟字未見出處非也稟爲受命之詞亦有請命之義書說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非稟字之出處乎

申

雲麓漫鈔云官府多用申解二字申之訓曰重今以狀上達曰申聞施於簡劄曰申解皆無重義卽如解字古隘切訓曰除而詞人上於其長曰解士人獲鄉薦亦曰得解皆無除出之義不知何故

詳

淮南子時則訓仲夏之月事無徑注當請詳而後行也今由下請上之文曰詳似已舉於此

吊

青藤山人路史云今官文書中釣調等字俱作吊如吊生員考試應作調而作吊吊文卷查勘應作釣而亦作吊是也寓園雜記云官書中字有日用不知所自而未能正者卽如查音義本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用作查理查勘則有稽考之義吊本訓傷訓懸今用作吊卷吊冊則有索取之義票與慄同本訓急疾今用作票帖綽本訓寬緩今用

作巡綽此皆不得其解者也

梟

說文梟斷首倒懸也音讀若澆廣韻漢令先黥劓斬左右
趾梟首菹其骨謂之具五刑按梟首之梟依此當作梟然
漢書刑法志已作梟字何休公羊傳注亦有梟首之語又
年六

枉法

史游急就章受賕枉法忿怒仇注云受人財者枉曲正法
反以爲仇也按今之坐贓者以枉法贓爲最重唐書李朝
隱傳贓惟枉法當死

處分

南史沈僧昭傳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北史唐邕傳手作
文書曰且處分按此二字史傳中屢見胡三省通鑑音注
亦甚明當作去聲音問白居易詩處分貧家殘活計劃禹
錫詩停杯處分不須吹皆可證時人謂近來多誤讀作平
聲則非此二字之謂也處分猶今言處置自應讀去聲若
今人以被吏議爲處分則自作平聲謂分別而議處之也
與上所引殊別

詿誤

今人謂因事而失官者爲墜誤當作詿誤此二字亦甚古

史記陳豨傳趙代吏人爲豨所誑劫略者皆赦之後漢書寇恂傳狂狡乘間相誑誤易林履之革云訛言妄語轉爲誑誤皆作誑

發覺

漢書高帝紀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淮南子汜論訓縣有賊大搜俠者之廬事果發覺後漢書梁松傳數爲私書請託郡縣發覺免官今官文書中猶習用此

辭訟

近人稱訟獄爲辭訟漢書薛宣傳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三國志杜畿傳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

令歸諦思之自是少有辭訟

告示

古之條教號令今統謂之告示荀子榮辱篇仁者好告示人後漢書隗囂傳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則其來亦古矣

邸報

宋史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民間猶未及知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語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二字見史始此然唐詩話韓翃家居有人叩門賀曰邸報制誥闕人申書薦君名已除駕部郎中制誥矣則唐時已有邸報之名矣

花押

東觀餘論云唐時令羣臣上奏任用眞草惟名不得草是除署名上奏之外皆得用草卽花押也魏書言崔元伯尤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比齊後主紀言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後人遂合二文名之爲花押唐彥謙詩公文持花押鷹隼駕聲勢是也

舞文弄法

史記汲黯傳張湯好興事舞文弄法又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比齊書孝昭帝紀廷尉曰丞相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梁書武帝紀求讜言詔舞文弄法

因事生奸則此四字由來久矣

先斬後奏

後漢書酷吏傳序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注云先行刑後聞奏也此卽今人所謂先斬後奏者今各直省督撫遇重犯有先請王命卽行正法之條亦可謂之先斬後奏卽古人之先行後聞矣

謾上不謾下

宜政雜錄載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之因其製作之法謂曰謾上不謾下按此語不甚分明今人有瞞上不瞞下之語似卽本此而以瞞爲謾

刁風

桂未谷曰今之善訟者謂之刁風此字循習不察久矣史記貨殖傳而民雕悍索隱云言如雕性之捷悍也吏胥苟趨省筆以刁代雕耳

六曹

今上下衙門皆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房羣碎錄云此爲六曹相傳爲宋徽宗所設是也若文獻通考言政和初改各州推判參軍爲土戶儀兵刑工六曹掾則爲今經歷照磨之屬非吏胥矣

門子

今世官廨中有侍僮謂之門子其名不古不今周禮正室謂之門子注云此代父當門者非後世所謂門子也韓非子亡徵篇羣臣爲學門子好辨注云門子門下之人此稍與侍僮相近唐書李德裕傳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道山清話都下有賣藥翁自言少時曾爲尙書門子則竟屬今所謂門子矣

八字例

服官不能不讀律讀律不能不讀例例分八字則以准皆各其及卽若之義不可不先講求也以者與實犯同謂如盜等貿易官物無異實盜故以枉法論並除名刺字罪至

斬絞並全科 准者與實犯有間矣謂如准枉法准盜論
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皆者不分首從一等科罪謂如監臨主守職役同情盜所
守官物併賊滿數皆斬之類 各者彼此同科此罪謂如
諸色人匠撥赴內府工作者若不親自應役雇人冒名私
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一百之類 其者變於先意謂如
論八議罪犯先奏請議其犯十惡不用此律之類 及者
事情連後謂如彼此俱罪之賊及應禁之物則入官之類
卽者意盡而復明謂如犯罪事發在逃者衆證明白卽
同獄成之類 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謂如犯罪未老疾

事發時老疾以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之類

戒石碑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此相傳是宋乾德三年勅郡國各立戒石碑上勒爾俸爾祿云云十六字蓋採蜀孟昶之辭也容齋續筆載孟昶全辭云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蝗爲理畱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役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

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但語皆不工惟經表出者詞簡理盡按玉海載紹興二年六月詔有司摹勒黃庭堅所書太宗戒石銘徧賜守令重刻之廷石示兒編亦以爲太宗而雅俗稽言又以爲真宗要皆以爲採取孟蜀之言惟纂古錄以爲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見其辭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所謂新戒者卽明皇之所頒與孟蜀之語無涉至七修類稿又載至元癸巳浙中戒石銘別有四句云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此十六字則更不知所出矣